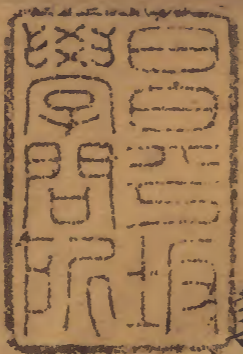


釋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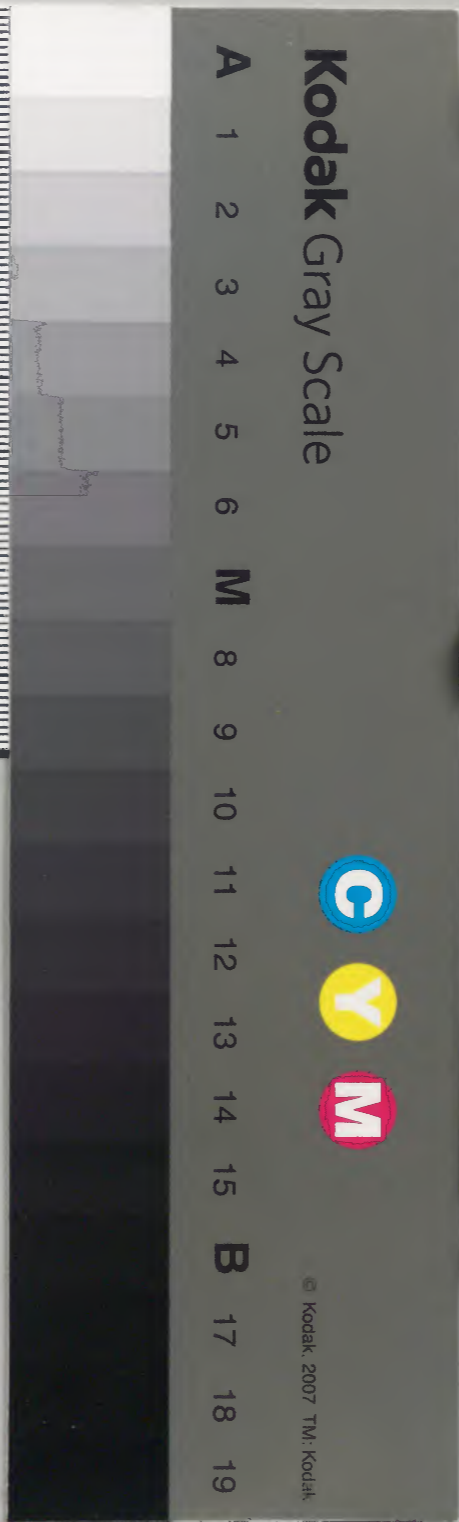


墨莊漫錄 二之三

			三	漢
		一	一	書
		四	五	門
		二	七	
一	冊	架	號	類
〇〇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〇	一	〇	
面	〇	五	
二	冊	七	類
〇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38)
函號	370 44



墨莊漫錄卷之一

宋淮海張邦基著

明會稽商濬校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
罷釋耒之壟上與老農憇談非敢示諸好事也
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
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邦
基子賢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
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

墨莊漫錄 卷一
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
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
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
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云尚書
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
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
少與多讐汝母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
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空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
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
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
風韻嫵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
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
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
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
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

數峰青

毗陵一士人姓常爲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
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劬父子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諡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
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
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疋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
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
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
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
臣賊子之迷國狗公忘已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

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
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買
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趨節東歸
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
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爲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諡
并定諡覆官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

宮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
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

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此印決曹氏物也表舅唐恣端仲見之亦以予言爲然乃賦詩云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

風流漢已還大饗似書譙縣石蘭亭寧數會稽山空餘此日歸囊橐曾是當年雜珮環萬戶况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與也前朝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僂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謫降時

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
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碁局未幾爲御史朱光庭
所抨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

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

或作朱

端合破天荒公弼求

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爲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
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爲足之云
生長芸間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

龍窟秀出牟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
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
登科者然未有爲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
猷閣待制繼而子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櫟宗室爲
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
十年始除子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
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直信道詩也

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
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
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
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
誠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快快不平嘗內集
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
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

浮休之女也有詩在廊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
目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
者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
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
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頴叔云劉某平昔人
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
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廻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中
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
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其而
長飛則尾開裊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
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
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
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
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

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
也道人曰西郵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
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
了黃梁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
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
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
逕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
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
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刀拂衣去明

日遣人往諸邱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
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詵具
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詵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
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惟詰其所
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趨姚慕從取青唐暨
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
詠求之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
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能_知有今日之
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度_州聞說呂先

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_呂道士
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道人顧小童曰
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
師戒勿令題浣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
去旣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
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
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
驚嘆以爲必_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
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

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靈壁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
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
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
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
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
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
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
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

也

退之詩風能折黃莆露亦染梨腮魯直本亦作風稜
露液又與興元宴集詩云莊漫華墨間墨當作黑
華梁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爲堠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
行客本無心喜爲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
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

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一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
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來無歲旱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嘆曰有致君澤民之志惜乎不淑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躋蒼崖顛下視白

日徂夜半身在高若翮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為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掾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長及馬腹郡收雖吉賞而愈啣之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寺修浮圖題三千相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穀修養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蔣麥既獲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

月俸無踰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顛倒見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曰稱吳伴姑吏曰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庖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隅命鋪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履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

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為館客親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為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遜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兔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

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凋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為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為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雪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楊馬左席皆啓爭趨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為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為記室畧去揚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

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王大言賦并名真戒酒批答鍾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李太白天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公進文殊碑讀李陽冰篆新泉銘末禪師真草千文齊已題贈並皆真蹟名畫則顧凱之雪霽圖望五老峰圖北齊舞鶴

圖關立本醉道士圖吳道子六甲神薛稷戲鶴陳閔

蕃馬韓幹御馬戴嵩牛圖王維卧披圖邊鸞雀竹李將軍曉景屏風李成山水徐熙草蟲黃荃墨竹居寧翎毛董羽龍水劉道士鬼神刁處士竹石鍾隱乳兔物之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贊皇父子石研石兔竹拂連理拄杖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之寶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荆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

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
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安
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賣得錢三百千
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
元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卽不須訪索果以弊惡
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
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
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
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出溫卿爲浙漕旣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畧事二人
皆廢斥復欲網羅叅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叅
寥有隙言叅寥度牒冒名蓋叅寥本名曇潛因子
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
編管兗州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發其贓濫繫
獄人以爲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
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
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中表錢涪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
刻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鼎榜登科卽丁母艱及
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
駕駐蹕楊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叅謁長
貳方茶疾作仆地輿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
惜哉命薄如此可爲奔走躁圖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認俗呼爲潑撒太尉一日坐宮門見釘
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
曰非我技也公乃悞曰我認也誤呼汝矣適欲喚

一錮漏俗呼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

主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竒之物以充玩好有人
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
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
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
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云如谷或林收大白囊豈非此林也
古交重計成之矣今不味吞否也予嘗贈命聞
蘇矣李之謝謝對謝云贈此林似疑之祖謂華山
以林林半林來爛中容米三四丰其間與精之字
主舖然用編却對宋四式麩音之味以京廷我亦入
一醜骨韻音耳聞音大笑之

墨莊漫錄卷之二

宋淮海張邦基著

明會稽商濬校

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
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
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
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
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
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為
隣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

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爲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
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爲
工也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
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
美詩云鑠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
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
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

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
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
者見之驚怛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
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
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什於庭奄然一土偶人
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
共昇出之未幾復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
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
類蓬首黑而矧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

延曰爾無庸恐我爲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
汎灑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
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
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戶自竇中出
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置吏
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恠不至民亦以其
無他用止恠頗安焉令允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
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爲我傳語提
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適

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
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
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
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爲木強自聞見恠獨心常
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
職事從在縣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
隅來階下兩手扳堦基首與堦平徐過恩坐恩徒
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反曳
人恩素有力一手捽其領揆左手著胡牀從之卒

不放至所謂恠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扞戶頗
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
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
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灑掃設
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將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
戶視聞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
猶愕曰竟爲都巡所悞禍至若何恩曰某以爲除
害紀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
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謹退自後恠遂

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爲天長巡
檢常爲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
又曰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焉解生聞此
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
之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
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
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陰侯胡
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

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
題其胡下馬捨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爲氍毹也子
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爲旋舞筮之斜似乎
謂此也

周斯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
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傘今在某氏屠肆五更
卽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卽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
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以四更鼓亟遣僕
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傘否屠伯云適有一

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倍直牽
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
食已如是者數年傘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荅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
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
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
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
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後漢光武兵革之

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未壽三年增至一
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
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
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
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
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
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
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
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
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二開寶九年
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
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
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
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
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
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
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

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
 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歛三
 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
 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祇二
 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
 出嗚呼感德之語哉

梓州織八丈濶幅絹獻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為也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為香煤甚奇能養火延夕予
 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灑風度非閨幃間惱人

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榧楂液
 漬之過一指之曰泣其液降真香半兩以建茶開
 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
 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極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
 去塵埃密燭令香真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
 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字俱為細末濃煎皂
 角膠和作餅子密器收之燒暗極慢火題跋最為
 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
 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唐來鵬有觀懺會夫

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
中有王末年者娶宗女求舉於竇下楊繪得監金
耀門書庫末年嘗置酒延下繪出其妻間坐妻以
左右手搦酒以飲下繪謂之白玉蓮化盞可謂善
體物者也然意亦取鵬之詩云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
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
識強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
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
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
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方亞夫幾仲興化軍人五至省闈皆不捷嘗夢廷試
而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免廷試賈安宅
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
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
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

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
已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
遠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旣退賜御書
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爲榮十八笏蓋戲
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勗採石太湖鼇山得一石長四丈
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窳窳千百非雕刻所能
成也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世傳自樂天
手植也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閻河

渠淺漚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
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
吳中亦獲一觀是秋方至京師置於良嶽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
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
多磨又添一豸

都尉王詵爲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
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與高
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
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
殊風流蕭散也常有馬上吹笛詩云云寄張莘
叟和寄云越客思歸黯不平閑持長笛寫秦聲羨
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
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魚眼獨坐山堂
對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西道一局
再記舊德便冀掃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
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戲云

壽春村農晚耕於野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
紺翠天明卽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拈石擊之正中
其一墮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其下斲
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蓋上一雀四足而闕其一
矣後爲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樸亦無他異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
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
駸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
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

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
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卽變而
稍大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
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
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躡絕
街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
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

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
行於世

唐暨潛亨質肅公猶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
著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鄒志完爲序娶陳氏
蜀人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爲郡學官
代還時以詩送別余母一云念別每驚魂流年多
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真意更親分携無淚盡望遠
起愁新老眼將何暖音書不厭頻二云雪意亂江
雲江梅漸放春鴈歸人去後愁與歲華新榮路君

方振園居我豈貧惟余憂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禱龍涎亞悉金顏雪香
褐香軟香之類篤禱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
觔白者止三觔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
號瓠香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
得之以爲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
葡萄號貓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卽滅又
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
也

荔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屍蟲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餘花上窠株少見大者襄陽唐
表舅家一株面濶一丈二三尺婆婆如蓋下可坐
胡牀趙岍季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兵火之
後不復存焉豈歸闐苑耶李君仁大夫嘗言舒州
山中深岩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客
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極短不如
天生者其香漚鬱清烈也不十年卽瘦悴就稿矣
顧臨子敦爲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爲

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
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禹餘糧石形似多恠礪礪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
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祗闍山者多
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 曇穎說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
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
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

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云豈敢以此汚先君之
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旣
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付之守禦吏無毫髮所
損二女潔如此文章議論士夫所不逮也後數年
清獻皆以子姪妻之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爲大遼生
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
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
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

皇朝詩林 卷二 一三
若踰數刻卽屬子時爲明日矣曆家布筭容有遲
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曆可
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
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
性之僞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
間逢編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
爲恠誕殊悞後之學者又有李歎注杜甫詩及注
東坡詩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
知之

黃寔師是弟宰方叔坐上書譏訕事下御史時相欲
寘極典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看詳時禁中已
焚其書有旨令宰執臺諫析其言有二蔡京姦邪
用之誤國童貫閹官祇可灑掃宮廷不宜預廟謀
密筭刪去謗訕之語遂得寬貸時相猶忿欲寘決
彥濟復爭之迺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
邊事云某事乞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顧
左右曰寔有弟今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

流海島卽日内批與量移後遇赦放還獲終於家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
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
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
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
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
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
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
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旣歸與魚軒劉
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
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
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
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常得句云
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旣而
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
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

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予友人相訪指案間荆公日錄曰僕不喜閱此書予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言予曰不然凡稱某事予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

濠州州宅含桃閣下因斲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爲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矯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瘞藁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婆成陰與世宴息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者後因觀韓非子有云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

備之

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備之則體無傷故彼

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言君亦當盡備於臣皆所

防疑則姦絕也

山谷用事深遠此點化格也不知者豈知

其工云

士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鯢鬣相摩捽巨靈戲撮天

四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我來謂

恠非得真醉揭碧海駁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

顛鬼脅相撐揆夏倪均父為予言此詩奇險不蹈

襲前人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是去者非筆力豪

放不能為也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迂久處閑散宣和初自唐

州方城召還提舉寶籙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

日一造朝居西第廼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

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趨朝四日閒荒

園薄酒願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一派爭流有激

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

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峰一派雖皆園中景

蓋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靈素師成輩方盛

也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
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
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
薛公柳人莫不唾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
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複湯

鬻 銅鐵葷皆病香

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

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未如蜜

房色澤正黃可減甲

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

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

青木香用二錢

合擣如

糜

沉水得鬻蜜煙黃而氣鬱

投初鬻蜜中媒使相悅閱以黃整

蜜隙罔不津地藶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

麝損半一爐注如茨子薰鬱鬱畧聞百步中人也

今太官加蜜鬻紅螺如麝外家効之以珠贖

此方魏泰道輔強記而疏

以示 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

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

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數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

於此

予在揚州一日獨遊石塔寺訪一高僧坐小室中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許注之覺香韻不凡與諸香異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韓魏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麩炒丁香一分上等蠟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點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漬之次屑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窖一月

荆公病革甚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

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爲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二人執幡幡面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臨薨頗有陰譴恠異之事與此不同未知孰是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徃徃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幘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

案上取墨一九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
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
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
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
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貓所斃雄啁哳久
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
墜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爲
雌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悟而

墨莊漫錄卷之三

宋淮海張邦基著

明會稽商濬校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
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
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
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
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莖魚腹者
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
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春容指顧之際見山

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漉遂維石近岼陳生驚
悸稍定乃登岼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
木蒼蔚珎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
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謹譁
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
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
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
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
皆藥苗極其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

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
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
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
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
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
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僊
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
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
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

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于霄
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
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
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
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
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旣得至此吾當助爾舟
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倏已至
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
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
之天明見重樓複閣輦飛雲外迨非人力之所爲
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蔥蘢而已同來處士云
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
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至
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
人獲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
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
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
心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

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
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
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
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
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
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
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睦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卽死後十日州
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
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
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卽歙州某橋南
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
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
公文帳堆壅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
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旣昇有牌牌有
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
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
視卽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日近到

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
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
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
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曰杖之百朱
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
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
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
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
水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蹲踞其上見
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佇世寧請入他室持鑰
者曰西有貴臣闈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囚法嚴
不可輒近言未既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
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
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
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
時中官勢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
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嘆嘗聞
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畧如此復

往謝彭公則堂已虛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
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卽世後凡三領江淮要
職此事了則吾爲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爲吾誦
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
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騎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
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煩語
慶家人蘄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慶亦自以
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
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爲公等

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康
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
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瘖三日而愈其後歛人
稍稍聞之

宣和改元楊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
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
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
不能拜自上擲一巨板縱橫萬釘布如棊局斜倚
於階傳呼令上一人袞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

右清竊視之衮冕者乃前太守劉尚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尚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一有識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污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

復導清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清逶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耜良仲時黃俟使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卧病果死楊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

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
母家貧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
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
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
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
年少游出俸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
之遙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
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
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
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
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
約五十八歲卽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
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過
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
知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爲缺失然不害其
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

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鄴侯非也重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臯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頃於潘義榮處見之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水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廳角有一刻成壓角石兔以碧紗籠護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焉人不敢正視吏輩輒視者必遭刑

積甚憚之云夜即相馳逐

於園中三事皆聞之耿宗醇彥純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効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崔鷗德符穎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宦容佐掌宮鑰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

之審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爲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憇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迹空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鷗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爲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郊城詩文甚高

東坡爲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貼子有云上林珍木
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
粽裏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新詠徐君
蒨共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喜桃子粽裏覓楊梅
今人未見以楊梅爲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
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爲之耶東坡以角
黍爲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貢水
於上方月進百樽先是以十二樽爲水式泥卵置
泉亭中每貢發以之爲則靖康丙午罷貢至是開
之水味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皞言之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
與棗木相近以鶯梨條接於棠梨木上候始生枝
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
不一二年卽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
幹根脉卽梨條已接於棗本矣結實所以甘而美
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本易活
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表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卽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

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伸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行詞因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爲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許道寧京兆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法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管丘抗衡亦工傳神每見人寢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爲其人毆擊之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遊太華見其峰巒崑崙翠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穠纖得法不愧前人

矣杜祁公帥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
寧懼欲竄避或謂道寧曰杜公嚴毅汝乃干犯汝
將何之雖走夷狄必獲汝矣時种師誼守環州道
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笑曰道寧真善自爲謀者
乃貽書种公俾善遇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
弟子乃道寧所作筆也予舅吳順圖有道寧畫終
南積雪圖八幅真絕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涼
榭大屏面亦道寧所作殊奇偉也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咎置
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長短
句云娉娉裊裊芍藥稍頭紅椽小舞袖低回心到
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
沐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嘆曰人疑宋開府鐵石
心腸及爲梅花賦清艷殆不類其爲人無已清通
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已過於梅花賦
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
吳侔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

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爲勝

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爲
試香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
祇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罍其法秘不傳也宣和
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爲守祝
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旣反命以油贈之葉云
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
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
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
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
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啓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
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
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啓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水
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
江聽雨眠伯時嬾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
以示宗子令戩卽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啓見之
愛其佳後天啓汎舟宿橫塘遇雨閉蓬而卧夜分

不寢聞 聲因復為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
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雁時
此畫後入貴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晁無
咎作慶州使宅記黃魯直云大為佳作

蘇明允作成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
馬子長復出也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
誼過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裴劍傳竒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
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

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
唐韻猶有 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
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
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
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
亟走屯惠通鎮為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於馬
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
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踏車涸之畚插如

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泥中矣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好事者戲目之爲館職裏行

李馬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中莫卞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卞對賀客言之

朱勛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真拜章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扶劔叱云朱勛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爲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勛私爲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勛敗

李去偽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卽入一室判冥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爲李見鬼去替密邇會集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噩噩不敢當乃云去偽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僖異日與公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

耳衆皆罔測政和初噩爲司勳郎官主銓試文僖
中乙授西京偃師簿又三年爲噩婿果符恩契之
言噩終徽猷閣待制僖終朝請大夫僖登科未及
祿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草
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
啖遂愈其二人不嗽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
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
妙或服或傳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

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魚千里多
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墩然
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爲
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
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班行李質人材魁岼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人相
稱者爲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爲察隻子京師
俚語謂無對者爲察隻建炎三年擢權殿帥

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其一
云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
君心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
獨知音注云元祐中議冊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冊
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茲不可啓
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冊時人無知
者二云已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
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
何處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

南齊翠竹蒲軒可與定國爲十日之飲此老年未
盡之情也其二云靜者宜膺壽胡爲忽夢楹傷嗟
見行路優典識皇情徒泣巴山路終悲蜀道程弟
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子瞻嘗泊巴江
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子瞻葬汝公歸眉
王禱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右三詩予在高郵
於公之子處見其遺藁因錄之皆當時事今公之
後邈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

乞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般擊豈
 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
 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籍殘糟幸免播間乞終
 其澤畔迤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爲袍儻受桑間餉
 何堪井上漕綽然真自許噉爾未應饕世久輕原
 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墨莊漫錄

墨莊漫錄卷之三終

